

战友情 生死情

——谒粟裕将军故居有感

吉 光

湖南会同县坪村镇枫木脚村南隅，有一座由青砖黛瓦房屋组成的院落，这就是开国大将粟裕的故居。两棵绿叶苍郁的古樟和一棵遒劲挺拔的黄檀树，静静地俯瞰着这一方建筑。

初夏的湘西，已经有几分炎热，走进故居的客厅，才感到一阵凉爽。探访粟裕故里是我多年的愿望，我要寻访粟裕大将的足迹，千万个这样的足迹汇成了人民军队诞生、发展、壮大的滚滚铁流。

1924年1月，17岁的粟裕离开家乡，来到常德。先后就读于常德二师附小、湖南省立常德第二师范。在常德二师，粟裕接触到共产党员邓兴明、滕代远，加入了共青团组织。1927年，粟裕来到武昌，投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，师长叶挺。在这里，粟裕亲耳聆听了周恩来、恽代英、叶挺等人的报告。从此，他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坚定的信仰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。

1927年10月，粟裕跟随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至赣闽边界的武平时，遭到敌军的袭击。粟裕时为警卫班班长，他所在的排奉命掩护大部队转移。战斗中，一颗子弹从粟裕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，他倒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粟裕醒来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“赶上队伍，绝不离开革命。”他咬紧牙关，猛地站了起来，随即又倒在地上。粟裕用力往山下滚去，路过的战友搀着他赶上了部队。粟裕深刻体会到，革命队伍中的战友情就是生死情。

1934年，中央红军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，向闽浙皖赣挺进，27岁的粟裕被任命为军团参谋长。后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敌合围，粟裕率领突围出来500多人的将士组成挺进师，进入浙西南山区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。粟裕一直铭记着长眠在那里的战友。1983年，粟裕在《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》一文



粟裕故居一瞥 来自百度

中用大量篇章记下烈士们的事迹：黄富武、王维信、宗孟平、李重才、洪家云……其中包括20多位战友的姓名、职务、牺牲的时间和地点。他深情地说：“我认为，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，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！”

1938年，粟裕率领闽边游击健儿加入新四军序列。不久，他奉命组建新四军先遣支队，任先遣支队司令员，向苏南敌后挺进。1940年7月，他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以及两个团的部队开赴苏北，在陈毅同志领导下，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。粟裕回忆起“弯弓射日到江南”、开辟苏北、黄桥决战的历程，又开出了一长列英雄的名字：龙树林、徐绪奎、陈时夫……粟裕对昔日的战友念念不忘。

1946年6月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，苏中根据地是其必争之地，国民党军集结了12万人进攻解放区，粟裕领导3万人的部队，七战七捷，歼敌5.3万人。此后，粟裕被中央军委、毛泽东同志明确到华东战区主将的位置上。他与陈毅同志密切配合，先后组织指挥和参与指挥了宿北、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、沙土集、豫东、济南等战役和淮海大战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在战役指挥中，粟裕坚持：第一，每一次作战，都以正确的指挥达到用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成果。第二，不允许出现无谓的伤亡。第三，一定要做好伤员的掩护、救治工作。新四军侦察科长严振衡回忆，粟裕司令员多次在会上说：“我们的部队一定要尊干爱兵。要知道我们培养一个能征善战的指挥员，我们干部的每一进步都是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。”每次战前，粟司令都要把卫生部长和野战医院院长叫去，告诉他们要向连队下发多少急救包，医院需要准备多少担架，要求既细致又严格。

尽管如此，牺牲还是巨大的。全国革命胜利后，不管多么繁忙，粟裕大将的记忆深处都储存着战友阵亡的数字，这数字是沉甸甸的。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，粟裕立即把自己对未来战争的思考和想法报告给中央和中央军委。粟裕激动地说：“战争是要死人的。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、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，如果面对新的形势，看不出问题，或者不敢把看出的问题讲出来，一旦打起仗来，就会多死多少人，多付多少代价，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！”看到“左”的思潮对国防、军队造成的影响和隐患，粟裕想

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士兵的生命。

到了晚年，粟裕将军对逝去战友们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。1978年，将军在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的陪同下，来到黄山脚下的谭家桥，这里是当年红军转入外线作战第一仗的战斗遗址。那一仗，将军的近千名战友在这里牺牲，特别是他尊敬的军团长寻淮洲负伤阵亡。战地重游，睹物思人，他望着眼前的山峦和流水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。

1980年，粟裕大将郑重地向夫人楚青口授自己深思熟虑的意愿：“我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身经数百战，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、战斗中，牺牲了的烈士有数十万，而我还活着，见到了革命的胜利。在我身后，不要举行遗体告别，不要举行追悼会，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过的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上海、山东、河南几省的土地上，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在一起。”

1984年1月，一代名将逝世，楚青向党中央转达了粟裕生前遗愿。经中央军委批准，粟裕的骨灰被撒埋在东南八省、市，与牺牲的将士们埋到了一起。

粟裕大将几十年如一日，心里永远装着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。他不居功、不自傲，谦虚谨慎，光明磊落，顾全大局，以“沧海一粟”自许，以普通一兵自律，直到永远长眠在战友中间。

应家乡人民的请求，粟裕大将的部分骨灰撒埋在湖南省会同县林城公园内。在将军故居的旁边，一位老汉告诉我，这个村名叫枫木脚村，名字来源于村里生长着许多古枫树。全村共有千年古枫树8棵，将军故居的屋后就有两棵。1984年粟裕大将去世，此后两年内，8棵古枫树都相继枯死了，这让乡亲们惊诧不已。我想，这8棵古枫树曾经生机勃勃、红红火火，当年，它们一直守候着粟裕大将，也是将军忠诚的战友。

凌晨5时，湘西深山里一片漆黑。年近60岁的彭延昆夫妇扯了灯线，钨丝灯泡微黄色的光从木房的窗棂里洒出来，柔和地照在庭前的枇杷树上。夫妇二人早起，是要去永顺县大坝乡盐井村赶集。

赶集，是湖南永顺农村里盛行的一种商品交易方式。在湘西，赶集也被称为“赶场”，地点一般是乡镇的经济文化中心。关于赶场的时间约定，这里多数人说不清其来历，但却熟知要以农历计算。

有的地方人口多、购物需求的旺盛，赶场就比较密集，日子定为农历的二、五、八、或是三、六、九；有的地方人口稀少，便隔5天、10天才有一次集市。

湘西赶场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，土家族的民俗物在其中得到最原本的体现。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来赶场，长途跋涉中不用带水杯，因为一路上有好几个自然水井，用大理石沿着水眼砌成水槽，村民只要将山里的树叶卷成小水杯，就可以喝上清凉甘甜的大山水。除了赶场，每逢稻谷秋收时，土家人也得走好几里山路，背着100多斤的“水谷子”（未晒干的稻谷）。艰辛的“路途跋涉”，造就了湘西土家人忍受苦难、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
湘西土家人“赶场”

向青平

天微微亮，月光还未完全退去，彭延昆将刚采摘好的新鲜豇豆用棕树叶捆好，装人大箩筐里。他家位于山腰的旧街上，两边都是土家族的传统木房。木房一般分为3部分，中间是堂屋，神龛上设有“天地国亲师位”的牌位，湘西土家族信儒家文化，牌位宣示着土家人敬天、爱国、重孝、尊师的传统；左右两侧是大小一致的厢房，厢房里一侧有土家人火坑，中间支起一个做饭、烧水的三脚架，火坑上面是用来熏挂腊肉的铁钩，土家人吃饭、交流、冬季取暖都聚在火坑周围。

彭延昆夫妇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街道里的村民也都零零散散地起了床，妇女们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梳头。夫妇俩挑着两大箩筐豇豆向前走，街坊邻居问“你今儿赶不赶场？”的问候打破了清晨的寂静。

从旧街到集市差不多有一公里。夫妇俩赶到集市，放下背篓，在街道两旁买米豆腐作早餐。赶集吃米豆腐，是当地人的一种习惯，电影《芙蓉镇》里就呈现过这种湘西特有的小吃。做米豆腐时，将粳米加碱熬成米浆，倒进圆形漏斗里，漏斗下面是清凉的山泉水。不一会儿，水里就形成中间大、两头小，类似于小鱼儿形状的米豆腐，吃的时候放上葱、醋、酱油、辣椒等作料，味道香爽滑。

7时左右，天亮了起来。四面八方的村民陆续来到市场，而在这之前一定经历了一段“跋山涉水”的时光。山上村民需要顺着羊肠小道沿山脉盘绕，上山时缓慢，下山时非常急促。过去，土家人经常

表示，胆小的便回家请媒婆帮忙。男女青年充分了解后，各自告知父母，双方家长也会约定在集市上见面，完成从“取八字”定亲到结婚等一系列当地婚嫁习俗。

在盐井村的集市上，如今依然能见到头包青丝帕、身穿深蓝色对襟上衣的老人。这些土家长者来自湘西深山的各个角落，熟知当地的鬼神故事。他们有的会将一生中听到、看到的有趣故事告诉外乡人，有的则非常擅长唱山歌，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。由于儿女们外出打工，村寨中孤独的老人只要行动方便，就会去赶场，在与大家聊天中得知乡邻大事，体味百家人生。

在湘西，土家人是背篓不离背，而背篓赶集是当地的一大特色。人们在山区行走，背篓不仅能运载重物，还释放人们的双手去做其他的事情。这对农耕文明深厚的湘西来说，是勤劳与智慧的象征。湘西的背篓由竹子的外皮制成，用同一宽度的竹条沿着纹理围成一圈。刚织出来的背篓是绿色的，一个个苍翠欲滴特别好看。

太阳落山前，彭延昆夫妇也像众人一样，在山路上映着夕阳回家，集市上的热闹氛围也逐渐消散。三五成群的土家人背着背篓，分享着集市上的新鲜趣闻，甚至剃头师傅的手艺也成为人们的谈资。

3天后，又是盐井村赶集的日子，人们会迎着朝阳赶到集市上，就像湘西深山里千百年来袅袅炊烟一样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



传承华夏文明 引领绿色发展

第十一届中国（郑州）国际园林博览会

开幕倒计时 100 天

中国·郑州航空港区
2017.9.26